

書名 四大奇書第一種
一百二十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清 毛宗崗 評
卷 卷三十八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3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四大奇書第一種 一百二十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卷三十八

草木百篇新附露
草色首頁1
一旦見天

紛紛
紛紛

報國忠
赤心當

場何辨
威名逢

傳論天
水滸全

寄百里命
關水滸全

塞滄冥
六尺孤能

義禮智天
成浩然沛乎

詞曰人直陰陽二氣仁

金陵 興賢堂梓行

東原 羅貫中編輯

忠義水滸傳一毛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人謂魏得天驕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第一回

付笑談中以詞起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詞曰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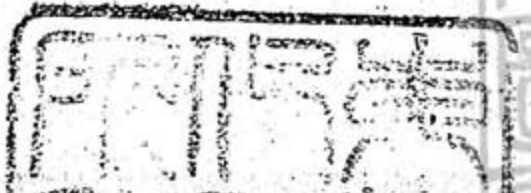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K3017
(16)



双紅堂
小説
134(16)

(16)



大小頭領安排車馬宋江

親捧三盤金銀珠玉再拜

獻上宿太尉那裡肯受宋

江再三獻上方納拴束鞍

馬准備起程宋江又送禮

與關泰謀張太守一同道

宿太尉回京梁山泊大小

頭領俱送太尉下山直至

三十里外錢行相別宋江

執杯對太尉目恩相回見

天顏善言保泰太尉曰義

士放心快收拾朝京汝等

若到京時可先使人到我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三十八

聖嘆外書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葦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吉平截指篤賊是良醫為列漢關公刮骨療毒

是烈漢遇良醫可見忠臣義士不怕疼痛若怕

疼痛便做不得忠臣義士矣然臨難不怕必是

平日先不怕惟平日有刮骨之關公然後臨難

有截指之吉平也

華陀醫周泰一請便到醫關公不請目來古之

名醫志在濟人利物絕不似今之名醫善於學

府中通報俺生奉聞天子使人持節來迎方表復其真心宋江曰恩相容覆小

班巧於圖利幾番邀請方纔入門先講謝儀然後開手也能舉忠臣者即是忠臣能救義士者即是義士吉平華陀是一人不是兩人此卷方為關公有病而如無病便即為呂蒙無病而詐有病方為華陀醫真病便接寫陸遜醫假病華陀知藥前之毒而去其毒是以藥治藥也陸遜知呂蒙之假病而又救之以託病是以病醫病也而又有奇焉者關公有受病之臂亦有受病之心尊已而傲物是受病之心也陸遜有去病之方亦有發病之方幣重而言甘是發病之方也呂蒙辭職而關公以為去一疾視去臂上之疾而更快乃荆州撤備而關公又中一

弟相救到此推我為尊已經數載今喜得朝廷招安重見天日之面早晚要與國家出力箇個封妻蔭子今眾兄弟但得府庫之物納于庫中公用其餘所得之資並從均分我一百人雖應天星部下軍校也有自來落草的也有官軍失陷的今我等招安俱赴朝廷汝等各示部下軍校如願去者報效上名赴京如不願去者就此督發回

毒視中藥箭之毒而更深若孔明以借風醫周郎而周郎愈龐統以連環醫北軍而北軍亡二公分用之而陸遜以一人兼用之比前文更目出色觀孫權之聽呂蒙而吳與魏皆為漢賊矣權若乘關公之距樊城而北取徐州以共分中原則漢室可興而操賊可滅奈何忘歿案之誓昔日之盟而反陰與操約以圖關公乎所以然者不過爭一荆州耳劉備取荆州於曹操本未嘗假荆州於孫權其曰借曰還不過孔明一時權變之辭欲結權以為討操之助而乃認為直稽而望其真還分之不足又從而襲之致使玄德

鄉宋江號令一下三軍各
自商議當下辭去的五千
人宋江皆賞錢物發去願
隨去充軍皆作數報官次
目宋江又令蕭讓寫了告
示差人四下去貼曉示近
隣州郡鄉鎮報知招請諸
人上山買市十日其示云
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
以大義布告四方昔四
哨聚山林多擾四方百
姓今日幸蒙天子寬仁
特降詔勅免本罪招

之志不得仰而關公之功不得就豈不重可恨哉
周瑜在而孫劉之交離周瑜死而孫劉之交合
魯肅用而孫劉之交合魯肅死而孫劉之交又
離魯周瑜之見異於魯肅而魯肅之見又異於
呂蒙也肅欲結劉備而以拒操與孔明所見略
同故終魯肅之世吳蜀未嘗相攻及呂蒙柄用
而背盟失義至於如此悲夫
曹仁欲棄樊城而滿寵止之曹操欲離許昌而
司馬懿又止之夫樊城棄而大河以南皆震動
矣許都遷而大河以北亦震動矣乃韓信破趙
之先聲足以奪燕而遂能取燕關公破襄陽之

安歸降早晚朝覲無以
酬謝就本山買市十日
倘蒙不吝資價前來以
一報十並無虛謬特此
告知遠近居民勿得遲
延各肯光降不勝萬幸
蕭讓寫罷告示差人去附
近州郡各處遍貼發庫內
金珠寶貝線緞綾羅紗絹
選下一分爲上國進奉其
餘盡行招人買市于三月
初三日爲始至十三日止
但到山買市之人以酒相

先聲足以奪操而卒不能取操豈關公之用兵
不如韓信哉遺時之不偶耳唐人詩云關張無
命欲如何詎哉其無命也
先主輕陸遜而敗蚤有關公輕陸遜而失以爲
之樣子矣呂蒙白衣搖櫓而取荊州先有周善
白衣搖櫓而取孫夫人以爲之樣子矣凡有一
事於後必先有一事以見其端者故曰前事不
忘後事之師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
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毒毒已
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龐德心毒而箭不毒關平
曹仁箭毒而心亦毒關平
慌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用敵不如暫

待至期四方之人雲屯霧集俱至山寨宋江傳令以來有何事眾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一與十俱各歡喜拜謝下

山一連十日如此往買市

畢號令大小收拾赴京宋

江便要起送各家老小還

請吳用曰見長且留眾守

眷在山寨待我們朝覲承

恩已定那時發遣未遲宋

江依其言次日領眾頭領

并一千軍校出了山寨早

到濟州謝了太守張叔夜

設筵款待賞勞三軍宋江

同荆州調理於是與眾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

致怒衝突不便眾議可暫班師回荆州調理周郎在

前而拜請勸其回軍關公在樊城中箭而關下動其

可軍周郎之受傷也輕關公之受傷也重極相似又

一不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即當長

驅大進逕到許都勸滅操賊以安漢室不必有是事

既已有是心即如有是

事壯哉關公千古仰之豈可因小蒼而誤大事汝等

敢慢吾軍心耶平等默然而退眾將見公不肯退兵

蒼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

駕小舟而死苗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

巾潤服管仲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

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

等辭了太守迤邐東京先

令戴宗班首前來宿太尉

府中報知太尉見說即入

內奏知天子大喜差太尉

并御駕指揮使一員持旌

旄節鉞出迎宋江且說宋

江軍馬在路擇得及整前

頭打兩面紅旗一面上書

順天一面上書護國二字

眾頭領都是戎裝披掛袍

鎧耀目隊伍分明所過鄉

鎮誰大不驚受老人等各

開門迎望無不喝采一日

醫治不請自來脫盡平日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

平借關平口中將十陀曰然平大喜即與眾將同引

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

消遣止與馬良交相問有醫者至即召入禮畢賜坐

茶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

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

治此臂無用矣先講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

治法但恐君侯懼耳病原公笑曰吾視死

如歸有何懼哉不懼敵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

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

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

毒其首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

來到東京城外前來參見
宿太尉已畢軍馬屯在新
曹門外聽候聖旨且說太
尉并御駕指揮使回奏天
子說宋江等有一百單八
人英雄勇猛人不可及見
駐紮於此
子曰朕
來日登宣德樓看宋江等
衆披掛戎裝益甲進城自
東過西寡人觀看後令卸
其衣甲都等所賜錦袍從
東華門入就文德殿朝覲
御駕指揮領旨直至營口

既出治法又
用一驚人語
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枉環
令設酒席相待公飲數杯酒舉一面仍與馬良奕棋
伸臂令陀割之
如此神醫難得如
此病人更難得
陀取尖刀在手令
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候
勿驚臨下手時再
公曰任汝醫治吾竟比世間俗子
懼痛者耶
公之語更甚驚人
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
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
見者皆掩面失色
今日讀者亦為之寒心何況
當日見者能不為之失色
公飲
酒食肉談笑奕棋全無痛苦之色
若以他人當此骨
青色既去而
色亦失矣
須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
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衆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
痛矣先生真神醫也
如此醫人是神醫如
此病人亦是神人
陀曰某為

傳聖旨與次日宋江傳
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
病人未嘗見此醫
人醫人亦未嘗見

教鐵面孔日裝宣選彪
此病後人有詩曰

大漢五七百人排列前
治病須分內外科
世間妙藝吾無幾

打着金鼓旗旛後面撰
神威聖及惟關將
聖手能醫說華陀

凶二旗各穿本身戎裝袍
關公前瘡既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
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閉

小擺成隊伍從東廟門入
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
望報乎堅辭不受
近日各醫之套
留藥一貼以敷

只見東京百姓扶老携幼
瘡也辭別而去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
望報乎堅辭不受
近日各醫之套
留藥一貼以敷

來看是時天子在宣德樓
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
以上按下列
以下再叙曹操一邊

上臨軒觀看見前面撰列
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孤素知雲長智勇蓋世今

金鼓旗旛鎗刀斧鉞中軍
打起順天護國三旗外有

二三十騎馬上隨軍鼓樂
據荆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挂鏡倘

後眾好漢簇上而行魚見
的一百八員英雄朝覲

和風開御道細雨潤香

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關

珠簾半捲南薰門外百

八員義士朝京宣德樓

中萬萬歲君王刮目輕

雲縹緲山東豪傑宋公

明四鎧彫鞍河北英雄

盧俊義與加亮綸巾羽

扇公孫勝鶴氅道袍豹

子頭與關勝連鞍呼延

灼今秦明並繡花梁相

彼率兵直至許都知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此地

亦難落矣曹操欲離許都與司馬懿諫曰不可于其

情在欲棄樊城一樣怕法

劉先好處長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

陳說利害令孫權暗起兵躡雲長之後許事平之

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矣司馬

止曹操與蒲龍之主簿蔣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

即發使往東吳不必遷都動眾操依允遂不遷都因

歎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二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

德也人固不易知知今一面遣使致書東吳一面必

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

出曰某願往操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發精兵五

連場志素起駭對董平

魯智深烈火袈裟武行

者香皂直裰些進典李

應相隨趁楊雄共石秀

並肩行徐寧不離張清

劉唐緊隨史進朱全典

雷橫作伴燕青和戴宗

同行李達居左穆弘居

右諸阮同阮二為尊兩

張行張橫居左解珍解

寶仗綱又相對而行孔

明孔亮執兵器盪看而

萬令徐晃為將呂建剛之寇日起兵曹仁有接共開

不敵前到楊陵坡駐劄看東南有應然後征進按

曹操一遣以下却說孫權接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

接入孫權一遣即收書發付使者先回乃緊

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

夏此言開公操欲遷都以避其鋒今樊城危急遣使

求救事定之後恐有反覆此言開公縱可勝權未及

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權召入

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荆

州但算開公一遣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按下問

州不算曹操一遣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公欲取

操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守兵無多往

自可克然其地勢利於陸戰不利水戰縱然得之亦

分看李立李雲韓潘彭難保守不如先取荆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按下曹

玳瑁精神薛永施恩荆州權曰孤本欲取荆州前言持以試卿耳卿可速為

猛烈盟廷珪卓袍閃爍魯肅若在必主取徐州

種定國紅甲光輝宣寶之議以共分中原必不

緊對郝恩交凌振相隨使孫權攻關

神算子黃信左朝孫立公以助曹操

歐鵬右向鄧飛鮑旭樊呂蒙辭了孫權回至陸口蚤有哨馬報

瑞仗双鋒郭盛居方持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

面戰紗巾吏服左手下臺又聞荆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

鉄面孔目裴宣烏帽儒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荆州今却如何

衣右手下丞手書生蕭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周郎感西風而病呂蒙

識陶宗旺共卿天壽為一是一使人回報孫權權聞呂蒙患病心甚快悞陸遜

以王矮虎典一丈青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真病也惟孔明知周

遂知呂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是

家之病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是

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面無病色關公真病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而無病色

配頂充李安家萬和近呂蒙假病而無病色一是一

兼同了相對小尉遲孫神威莫及一是一好傷難逃

二娘緊隨顧大嫂後面遜曰其奉吾侯命敬探子

有蔡福蔡慶陳達楊春明貴恙蒙曰賤軀偶病何勞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

前頭有董威董猛侯健付公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結何也蒙自視陸遜良

孟康燕順楊林對上扶久不語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病未審可用

看楊春曹正双匕按踵否孔明能以方治周郎之病陸

朱貴對連雲富周通相曰伯言良方乞早賜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荆

接李忠左有王臂匠右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先說

有王爭仙宋清相接樂今沿江守更不能以火荆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後

和佳從速隨石勇湯隆蒙驚謂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願聞良策陸遜

其社且作伴係新典龔曰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敵所慮者惟將軍耳將軍

吐同行王定六面目猗兼此機會托疾辭職絕奇絕更非華庇之所能

及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說得自己故但云他人以

猗郁保四身軀長大時人視我則我是他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彼必盡

迂乖資日脛局強段景撒荆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荆州無備用一旅之師別

住馬上超羣隨後有三出奇計以襲之則荆州在掌握之中矣此是去病之藥三關之部

人壓陣安道全身披素俱已看明故蒙大喜曰真良策也由是呂蒙託病不

服皇甫端用拂紫旗有此妙術起上書辭職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孫權乃召呂

蒙還建業養病蒙至入口權權問曰陸口之在昔周

公瑾薦魯子敬以白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魯子明却

於孫權口由補今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代卿為

出省筆之法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深

正是夾道萬民齊束手長而未有遠名非雲長所忌若即用以代臣之在必

臨軒帝主喜開顏有所濟天下有名無實之人儘多若權大喜即日拜

且說道君皇帝同百官在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陸口遜謝曰其年

宣德被上看了喜動龍顏謂百官曰此真英雄也

傳旨教宋江等各換御賜無學恐不堪大任正取其自幼權曰子明保卿必不

錦衣見帝宋江等向東華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割

門外卸了戎裝各穿御賜馬步水三軍已畢即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禮等

錦袍懸帶金銀牌面各戴物遣使齎赴樊城見開公藥呂蒙者是良藥藥開公

朝天巾幘宋江盧修義為者且毒藥良馬異錦等物

首且用公孫勝為次引眾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為將代呂

頭領從東華門而入整肅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書且禮特來拜見開公召八

朝儀正是指來使而言曰仲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為將以英

金殿當頭紫閣重老立以伯言為孺子者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書

仙人掌上玉芙蓉血幼皆入公之腹矣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求兩家和好幸乞笑臨

太平天子朝元日幣重而言公拆書視之書詞極其卑謹言之大甘闊

五色雲中駕六龍甘誘我也公覽畢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禮物發付使者回去

皇風清穆瑞氣氤氳紅

皇風清穆瑞氣氤氳紅

皇風清穆瑞氣氤氳紅

皇風清穆瑞氣氤氳紅

皇風清穆瑞氣氤氳紅

皇風清穆瑞氣氤氳紅

皇風清穆瑞氣氤氳紅

日當空紫雲變微七使者回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憂江東之意遜
 隱隱龍樓鳳閣散滿天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
 香霏上拂上珠官目關聽調昔言藥也甘言也呂蒙之疾愈關公之疾作也只待箭瘡痊愈便欲
 萬後朝霞之德燦燦七爛上未央宮光七彩七
 炳上蒼七日映着玉砌彫欄皇七英上花簇着
 皇宮禁苑統上翠上雲天鼓擂及三通鏗上鈞
 錦長樂鐘撞了百下交支查上又刀手互相隨
 撞撞上拽上龍虎旗來往飛騰錦福花帽擎着
 叔明之親勝於晉恐未必能相濟也老成之見權大悟遂

的是圓蓋傘上下開張

拜呂蒙為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皎在後

王節龍柄駕着的是大

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選食水

輅王輦左右相立暨金

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周善用此法是

爪卧金爪三三兩兩羽

此法是却將精兵伏於艍艍船中次調騎當將欽宋

籠扇單籠扇香上重上

木用之

澤上隊上金鞍馬王勒

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

馬性貌馴習雙双對對

皆隨吳侯為合後救應一面遣使致書曹操令進兵

齊面象駕鞍俊勇力淨

以翼雲長之後此處不寫曹操一邊是有筆一面先傳報陸遜處

寧鎖無將軍長長大

不再真噴燕一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潯陽江去

侍朝盡衛整上齊容整

晝夜攢行直抵北岬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攔問時

門內排列着糾儀御史

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風到此一避隨

官端端正正丹墀前立

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邊

站定侍衛錦衣人嚴威

有人而無人由無臺守約至三更艍艍中精兵齊出

黃宋奇書

英雄譜卷之二十八

肅上金殿上參上差差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兵俱
齊開至城頭棟前輕上起將緊處去處整軍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
軟軟捲起球簾交橫上一箇於是長驅大進逕取荆州無人知覺趙雲開張
襲三郡用
嘍上喊上報曉雞人同虛寫今呂蒙裝將至荆州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
軍用奸言撫慰各各重賞令賺開城門縱火為號眾
軍領命呂蒙便教前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
認得是荆州之兵開了城門眾軍一聲喊起就城門
裏放起號火前有城中之火吳兵齊入襲了荆州呂
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取民間一物者定
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此非呂蒙好處將關公
家屬另養別室不許閑人攪擾德家小相似一面
遣人申報孫權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踏看四門

玉皇



當日辰牌時分天子駕至忽見一人取民間若笠以蓋鎧甲蒙陽左右執下間
文德殿百官朝拜畢禮儀之乃某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但吾號令已
司官引宋江等一百八人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只欲結荆州之人遂其人泣
人朝非舞山呼萬歲已畢告曰其恐雨濕官鎧故取濕蓋非私用乞將軍念同
天子勅令直上文德殿來不得同鄉之人卿之精宗曰吾固如汝為覆官鎧然終是不應取民
照依班次賜爵勅光祿寺與曹操副髮以自是三軍震肅不一日
掛宴有詩為証

天地形靈萬古乖
皇玉端拱義臣歸
九重鳳閣開華宴
千載龍輝賜綺衣
蓋世功名標竹帛
矢心忠義報官闈

不是英風奇壯志

珍重詩童足佩章

且說天子賜宋江等筵宴

至暮各簪花一同從西華

門出回歸本寨次日入朝

禮儀官引入文德殿謝恩

天子欲加官爵樞密院官

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輕便

加官爵可待日後征討有

功重加官爵見今數萬之

眾逼城下寨甚為不宜陞

下可將宋江等軍馬原是

京師之將仍歸京師外路

不瀾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眾視之乃虞翻

也權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翻曰某自

幼與士仁交厚今若以利害說之彼必歸矣與李振

彷彿相權大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來却說

傅士仁聽知荆州有失急令閉城堅守虞翻二員城

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獻與

傅士仁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

日恨吾之意不如早降應照七十即令大開城門請

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說吳侯寬洪大度

禮賢下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贊即殺來荆州投降

孫權大悅仍令去守公安子謙此時到在公安作

劉璋而荆州又為人所奪何行在口玄德及益州放

報反之道不然耶為之一嘆呂蒙密請權曰今雲

軍兵分調山東河北屯守

此為上計次日天子命御

駕指揮使直至宋江營中

傳旨與頭領不恰都道我

等既降不曾見封官爵便

要將俺弟兄調開俺等生

死相俺誓不相捨若是如

此我們只回梁山泊去未

江急用好言告求來使蓋

言回奏那指揮回到朝中

只得把上項所言奏聞天

子天子大驚懼密院官奏

曰宋江等雖降朝廷惡性

長未獲留士仁於公安久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

糜芳歸降昭糜芳即用何權乃召傅士仁謂曰糜芳

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

然領諾遂引十餘騎徑投南郡招安糜芳正是

今日公安無守志 從前王甫是良言

不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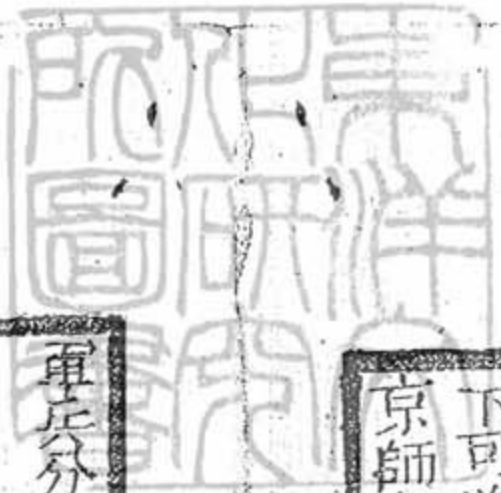
徐公明大戰馮水首魁

關雲長敗走麥城

徐晃聲東擊西此沒彼現只一員正將兩員副

將為吏似有千軍萬馬之勢可謂用兵之能者

矣晃之戰馮水與張遼之戰合肥彷彿相類兩



尚不改終貽大患陛下不
若傳旨賺入城中將這一
百八人盡數勦除然後散
他軍馬以絕國家之患天
子所寵沉吟未決有一大
臣紫袍牙易喝曰四边狼
烟未息中間又起禍亂都
是汝等亡家敗國之臣壞
了聖朝天下正是只憑定
国安邦手來作驚天動地
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宋公明奉詐破大遼

人皆有大將才故關公與之友善然遼能救公
於患難之中見獨窮於患難之際則見之為人
殆遜於遼云

田單之克復齊城也以騎劫焚城外之骨關公
不得復荆州也以呂蒙能撫城中之民此則其
事之相反者矣張良之以楚歌散楚兵也欲使
楚人之去呂蒙之以荆兵召荆兵也欲使荆人
之來此則其事之相類而相反矣關公用陽而
呂蒙用陰關公用剛而呂蒙用柔其存恤將士
之家重待使命之厚極加厚處正是極好極處
呂蒙之算傅士仁與傅士仁之算糜芳同一機
謀也蒙恐士仁之志未堅招糜芳則士仁無貳

陳橋驛揮淚斬小卒

大鵬久伏北溟裡
潑怒搏風九萬里
丈夫按劍無驚氣
時聞談笑舊揚起
宋皇失取羣臣好
天下人民思樂土
壯哉一百八英雄
布義行仁聚山場
宋江忠義天下稀
學究謀略人中奇
賊斷俘擒俱虎將
披堅執銳展健兒

心矣士仁恐糜芳之意未決殺使者則糜芳無
歸路矣孫權之策荆州與曹操之策樊城各一
機謀也吳致魏書而囑魏勿洩恐關公知之而
回救則荆州之襲未穩矣魏得吳書而故令公
知候荆兵知之而欲歸則樊城之圍自解矣或
同或異俱極機謀之巧

或謂關公之走麥城與前之屯土山無異也何
以前不拒張遼之說而後獨拒諸葛瑾之言曰
公固降漢不降曹者也操非借漢之名以招之
終不能致之者也公但知有漢不知有曹又何
知有孫權然則其守麥城之心猶然守土山之
心耳

艤艦戰艦環滿瀨
弓弩刀鎗布山寨
三關隊伍太森嚴
萬姓聞風俱碎胆
去邪除佞誅貪殘
替天行道長尺安
宋江矢志如銖石
天使降詔來梁山
東風拂上征征袍
彩袖翻上動鐘鼓
皇風御酒紫泥封
錦綺珍珠賜山主
承恩將校舒長情

劉封之不發救兵蓋達實教之然則劉封之罪
其將視孟達而未滅乎曰是不然達故蜀之降
將劉璋可者則關公何不可背我無責焉耳者
劉封則漢中王之養子也王與關公為一體負
關公則是負王負關公猶可言也負漢中王不
可言也此不得為劉封怨
却說糜芳聞荆州有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
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
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早
降若臣等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此人尚士仁
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儼一日得勝而回必無難
怨公細察之芳曰吾見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

領有英雄朝王京
天子龍顏多喜色
諸侯擊節歌昇平
江州城下掛兵隊
一心報國真勇會
只歸廟廟在清朝
萬古千秋尚忠義
却說當時有本邊國主起
兵侵占山後九州邊界兵
分四路而入劫掠山東山
西搶擄河南河北各處由
奏講求救兵先經樞密院
然後得到御前樞密童貫

背不忍背玄德又正猶豫間忽報關公遣使至接人
不忿背禁全
驢上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王處取
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去解更則交割如遲立
斬分明是一道催芳大驚顧謂傅士仁曰今荆州已
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
遂接劍斬來使於堂上人之罪孽芳驚曰公如何
士仁曰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
死公今不蚤降東吳必被關公所殺正說間忽報呂
蒙引兵殺至城下又身一芳大驚乃同傅士仁出城
投降劉璋之妻弟劉琦告勸大而從玄德之意之蒙
大喜引見孫權權重賞二人安民已畢大犒三軍以
按下孫權一追以時曹操在許都正與眾謀士議荆
下再收曹操一追

自即位以來任賢之心言荆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皆言魏

風夜匪息遂得宋江等此言却在廖平曰此必訛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忽

眾順天誰國垂義全忠化口中銀出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此持

如斯大才未易輕任見非真也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寧此間皆

為逐兵侵境進虜犯邊徐晃也靠馮水賊丘不敢到處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

勅加宋江為破遼兵馬見非真也喚部將分付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火

都先鋒使盧俊義為副徐晃也部將曰四家寨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城

先鋒其餘將軍如魯頭兵為後文於景關平廖化盡起四家寨精兵奔至第

功表申奏聞量加官爵一作反魏一屯佳札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誘敵請廖

就所部軍馬冠日與師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

直抵巢穴伐罪弔民痛軍可分兵一半前去某當護守不寨是夜關平引一

清遠界所過州府另勅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應付錢糧如有隨處官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吏人等不遵將令者悉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從便官處治茲制示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各宜知悉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當下宋江等聽詔拜封宋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江請宿太尉曰某等正欲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與國家出力得恩相力奏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恩同父母自有梁山泊是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蓋靈位未曾安歷各家老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少未曾發遣再煩恩相顯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奏今降聖旨寬限容還山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了此一事整頓軍馬使當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征進宿太尉回奏天子即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降聖旨勅賜庫內取金二支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劫退時左邊

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吾有舊深知其能若

陸遜用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

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為慮方

荆州已被呂蒙襲了關公喝曰此敵人訛言以亂我

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為慮方



千兩銀五千兩綵緞五千
疋頒賜眾將宋江奉勅謝
恩還山

兵陣堂口受降
奸邪潛地害忠良
各臣保奏征遼國
始得忠心達廟廊

宋江聚眾商議所帶回梁
山人數日吳用公孫勝林
冲劉唐杜江宋萬宋貴宋
清阮氏三雄馬步水軍一
萬餘人回去其餘大隊人
馬都隨盧先鋒在京師屯

彼不遇吾先斬之以警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
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懼關公之威雖死猶在何况當日公勒馬問

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旌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
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

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今君侯英雄風雲於
華裏使故人聞之不勝歎羨並幸得一見深慰渴懷

與曹操對峙語語相似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
何故數窮吾見耶是回頭眾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

曹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忽然變臉前恭後倨又與公
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

以私廢公與關公在華容言說揮大斧直取關公公
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回合雖武藝絕倫終是

北宋江吳用公孫勝等手
路無辭回到梁山泊寨內

令殺猪羊宰獻鬼天王焚
化靈位優送各家老小回

去了然後發送自己老小
再回鄆城縣宋家村鄉令

三阮揀選合用船隻其餘
不堪用的小船盡行散與

附近居民山中屋宇三關
城垣及良義堂等亦行拆

毀事務已了須人馬再回
東京盧俊義等接入寨中

先使蒯吉入城報知宿太
黃宋等

右臂少力關平恐公自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
聞四下裏喊聲大震原來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殺兵

至引軍殺出城來不在曹仁一為救來却與徐晃會

合兩下夾攻荆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眾將急奔襄
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之襄陽

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荆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
陷此時方知關公大驚不敢奔襄陽提兵救公安來

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此時方知關公

大怒忽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

命招糜芳鄒降東吳去了此時方知關公聞言怒氣

冲寒瘧口迸裂昏絕於地眾將救醒公顧謂司馬王

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照應七十四

三回中語

英宋等

英宋等

英宋等

英宋等

英宋等

尉太尉入內奏知天子次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牙
日宋江于武英殿朝見天子天子曰卿等休辭勞苦守臺上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嘆曰吾中奸賊之
凱歌回時朕當重加錄用宋江叩首啓奏曰臣乃鄙
猥小吏誤犯刑典潛身水泊荀延激命今蒙聖恩敢
錄臣雖披肝瀝胆尚不能補報當竭方尺忠死而後
已天子大喜親賜御酒名馬一疋寶刀一口宋江謝
恩辭出回營傳令諸將准備起行次早天子勅中書
呂蒙之罪也操重賞三軍親至囚家聚周圍禱願
謂諸將曰荆州兵圍甄鹿角敗重徐公明探入其中
竟獲全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運入敵圍公

省官二員于帳前與宋
生錄犒賞三軍每名軍士
酒一瓶肉一斤前上給散
且說宋江典與用商議將
水陸軍馬分作二起一起
陸路宋江等領軍出九桂
嶺進發二起水軍頭領三
阮李俊張橫張順童威童
福孟康士定六等駕戰船
自蔡河至黃河進發即日
起程號令諸將毋得驚擾
百姓詩曰

招搖旌旗出帝京
呂蒙之有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收書差使
操而醜我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遺書
之奈何思昔呂蒙在陸日時嘗致書君侯兩家約
好共誅操賊前文但敘陸遜致書未叙呂蒙今却助
敵書此又補前文之所未及
日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
按下開公却說關公在荆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雲
未定荆州已定而云未定就屯兵於摩陂以候消息
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易關公之師操因荆州
皆嘆服操班師還於摩陂駐札徐晃兵至操親出寨
迎之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並無差亂操大喜曰徐
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直欲以摩陂當細柳遂封徐晃為平
明直膽識兼優者也德曹子龍只是一身甲冑
曹操贊徐晃又添一箇識字聖



真本新書
卷之三十八
十七

受命專師事遠征

虎捲龍驤今此去

區區醜虜等關平

且說中書省差兩員領官

在陳橋驛分散酒肉膏粱

三軍這座官將御酒每瓶

封城半瓶肉一斤剋減六

兩前隊軍馬各取過了後

一隊是軍却是項充李承

所管牌手軍核接過酒肉

看時酒只半瓶肉只十兩

指着項官罵曰你這懶污

之徒朝分國富豈容侵剋

赴荆州來却說呂蒙在荆州傳下號令凡荆州諸郡

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設兵攬擾按月給與

糧米自患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

不動不是呂蒙好處正是呂蒙好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郭迎接

入城以賓禮相待使者呈書與蒙看畢請來使

曰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

乃士命差遣不得自主煩後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

關公單刀赴會全用硬呂蒙此時全用軟遂設宴款待送歸館驛安歇於

是隨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信者自口傳首

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此在呂蒙術中使者辭別呂

蒙蒙親送出城使者回見關公具道呂蒙之語并說

荆州城中君侯寶眷并諸將家屬俱各無恙供給不

項官喝曰你這逆賊反性

尚不改軍校大怒將酒肉

劈臉打去項官罵曰捉下

這個懶賊那軍校就團團

裡掣出刀來項官指着罵

曰腌臢鼠寇萬副反賊你

敢殺我么那軍校走近前

手起一刀向項官臉上劈

去項官奮身倒再復一

刀項官命喪軍見了簇

住不行當下項亮李滾飛

報大寨知道宋江大驚便

與用商議吳用曰省院

政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吾生不能殺此賊死必

殺之以雪吾恨為後文伏線喝退使者使者出寨眾將皆

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蒙極其恩

恤并將書信傳送各將欣喜皆無戰心俱在呂蒙術中關公

率兵取荆州軍行之次將士多有逃回荆州者關公

愈加恨怒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

為首大將乃蔣欽也不從東吳敘來却從關公勒馬挺

鎗大叫曰雲長何不蚤降關公罵曰吾乃漢將豈降

賊乎怕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敗走關公提刀

追殺二十餘里喊聲忽起左邊山谷中韓當領軍衝

出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戰三路

夾攻關公急撤軍回走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

官甚惡我等今又做出事
來正中他機會可先把軍
校斬首示眾一面用腰省
院官勒兵听罪再令燕青
戴宗密地入城告到宿太
尉方得無事宋江與用計
議已定飛馬到陳橋那
軍校立在死屍邊不動宋
江今捉那軍校問其情中
軍校曰他罵俺們萬剛友
賊因此一時性起殺了他
宋江曰他是朝廷命官怎
敢殺之今始奉詔往遼宋

烟聚集一面白旗招颺上寫荆州土人四字眾入都
叫本處人速速投降皆催散開關公大怒欲上問殺
之山嶼內又有兩軍撞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并合
將欽等三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
城心東吳既襲荆州可以已矣又手下將士漸漸消
滅比及殺致黃昏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土
兵呼兒喚弟覓子尋命喊聲不中軍心盡變皆應聲
而逃皆在呂關公止喝不住部從止有三百餘人殺
至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是關平廖化分兩路兵
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
暫屯以待接兵此時走彖城與二十分兵緊守四門
殘軍前至麥城五回奔上山相似

建守功倒造此罪將何以

聚將士商議趙景曰此處相近上庸現有劉封孟達

解軍校明首曰小軍情願

在彼祀守可速差人往求救共成都之救遠上庸之

伏死不肖受這好官欺辱

若得這枝軍馬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自安矣正

宋江哭曰我自從上梁山

議間忽報吳兵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敢突

泊以來不曾壞了一個從

圍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願往馬良伊藉之去

入今日一身入官所管使

也難急則不遊其難者關平曰我護送汝出重圍關公即修書

不得前時性格宋江忍淚

付廖化藏於身解飽食上馬關門出城正遇吳將丁

令軍士痛飲一醉教他自

奉截住被關平奮力衝殺奉敗走廖化乘勢殺出重

縊却斬首來號令然後動

圍投上庸去了關平入城堅守不出且說劉封孟達

文書甲呈中書省詩曰

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眾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

剋賊君頑致構仇

為副將軍與孟達同守上庸接敘七十當日探知關

一時性發申好謀

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

宋江號令多麼肅

二國中事

漢宋書

漢宋書

正法軍前墮淚流

當時董卓善潛地入城

知當歸太尉入內察知次

早天子設朝中書省院官

出班奏請斬宋江部下

兵卒殺死省院監散酒肉

一員乞差查問是時天

威震怒喝曰朕差人暗行

體察深知脩細他將寡人

所賜御酒一瓶剋減半碗

肉一斤止有十兩以致激

怒人心傳下聖旨赦宋江

曰關公兵敗見困於麥城被圍至急蜀中援兵不能

且父即至特命某突圍而出來此求救望二將軍速

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儻稍遲延必陷矣大史慈

平原是矣如其來應化求救於上庸是有求救於

因而至一則言之慷慨一則言之急切封曰將軍

且敬容其計議識計議便不像了化乃至官驛安歇

帝候發兵劉封謂孟達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

東吳兵精將勇且荆州九郡俱已屬彼止有樊城乃

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屯於摩陂

量我等山城之眾安能敵兩家之強兵不可輕敵又

一個傳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

而不救乎達笑曰將軍以關公為叔恐關公未必以

將軍為姪也其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關公即降



等無罪催督進兵却說宋

江兵屯陳橋驛忽報聖上

差官來催督進兵宋江謝

恩已畢提兵望北而進所

過州縣秋毫無犯將近大

遼境吳進兵分四路人寇

前去打城吳用曰若提兵

征勦地廣人稀首尾不應

不如打城却再商議宋江

隨即喚段景住分付曰你

走北路其孰箭面是甚州

將却領車馬前進段景住

稟曰前面便是檀州正是

照應後漢中王登位之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

曰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漢中王遂遣人至荆州問

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補前文之

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白城之地以杜後患此

孟達桃此事人人知之將軍豈反不知耶何今日猶

沽沽以叔姪之義而欲昌險輕動乎如此挑構阻封

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却之達曰但言山城初附民

心未定不敢造次與兵恐失所守封從其言次日請

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又是一

○玄德於孔明融疎矣於陶謙又疎矣而能因大史慈

之請而救孔融又能因孔融之請而救陶謙今劉封

乃聽孟達而拒廖化大驚以頭叩地曰若如此則關

公休矣達曰我今即律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

濟國緊要隘口有條小路
河港極深喚作潞水圍
繞着城池這潞水直通渭
河須用戰船先進然後陸
騎相連可取檀州宋江便
差戴宗催趕水軍頭領李
俊等至潞水取齊宋江催
兵約期水陸並進往檀州
來且說檀州守城管官却
是遼國洞仙侍郎字謹名
下四員猛將一個叫做阿
里奇一個喚做咬兒惟康
一個喚做楚明王一個喚
火于將軍速回靜候蜀兵至可也化大勳告求直欲
宵之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劉封之殺廖化知事不
典於此諸葛亮須告漢中王求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
而去却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見動靜
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正是苦楚
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人
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恭罷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
勸諭將軍自古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今將軍所統漢
上九郡皆已屬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
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
鎮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張遼說關公
諸葛瑾說關公但告之以是說之以理
勢公為理屈不為勢屈也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

做曹各濟這四個將皆首
萬夫不當之勇聞知宋朝
差宋江兵到一面寫表申
奏即王一面閉報附近州
州霸州求救一而差阿里
奇楚明王兩個引兵三萬
迎敵且說大關勝引前
部軍殺近檀州所困字來
縣來縣官知會阿里奇笑
曰這夥草寇何足退可傳
令出兵與宋江交鋒宋江
所報遼兵已到盧俊義披
掛領眾將來迎遠遠望見
良一武夫漢文帝與南越王書曰朕高皇帝側蒙吾
室之子也公開口一語正與相類
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義投敵國平城若彼有死而
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節身
雖鷄名可垂於竹帛也言貴汝勿多言速請出城若
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誓之
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意君侯何執迷如是
以照應前文言未畢關平拔劍面前欲斬諸葛瑾義
做嫌之事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
公側誠不愧矣自重其兄弟以及人之
今若殺彼傷其兄弟之情也兄弟惟其能忠所以能
想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滿面羞慚上馬出城回
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真忠臣
也似此如之奈何魏有管略曰其請卜其休咎之卜吳有

遠兵蓋地而來都打見雕
旗兩下射在陣脚只見對
陣皂旗開處一員番將出
馬俱見

戴一頂三叉紫金冠

頂內拴兩根雉尾

領銀甲白羅袍袍背上

綉三個鳳凰披一副連

環銀鉄鎧緊一條朕

御盜帶着一双雲根鷹

爪鈔掛一條護領銷金

拍插一張畫鉄胎弓懸

畫雕翎銀金箭手拈

占筮之卜一則知定軍於權即令卜之解撰著成象
先時一則戰麥城於臨事本
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王敵人遠奔權問呂蒙
曰卦主敵人遠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
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正
是

龍遊溝壑遭蝦戲 鳳人牢籠被鳥欺

畢竟呂蒙之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梨花点銅鎗坐匹銀色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三十九

梅花馬

看那番將生得面自唇紅
第七十七回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王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

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為然也吳安在魏安在蜀

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

不在而惟無在者當在知其安在而雲長千百

如在矣

昔之和尙能感神今之和尙善搗鬼看普靜獨

自一箇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靜法師所以能

鎗望本陣便走番將趕來
張清取個石子却似流星

奇聞上十餘合徐寧收住
出汚言拍馬搥鎗典阿里

命草寇為將敢來侵犯大
國徐寧喝曰辱國小將敢

將徐寧挺鉤鏢鎗直臨陣
前阿里奇大罵宋朝合敗

寫着大遼大將阿里奇宋
鬚黃眼碧身長九尺旗上